

泉州文庫

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編

趙注孫子十三篇

(明)趙本學著 譚煥點校



中華書局
The Commercial Press

(明) 趙本學 著
譚 斌 點校

趙注孫子十三篇

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商務印書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趙注孫子十三篇 / (明) 趙本學著; 譚斌點校.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泉州文庫)

ISBN 978-7-100-12899-5

I. ①趙… II. ①趙… ②譚… III. ①兵法—中國—
春秋時代②《孫子兵法》—注釋 IV. ①E8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07502 號

權利保留, 侵權必究。

責任編輯 閻海文

特約審讀 金良年

趙注孫子十三篇

(明) 趙本學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899-5

2017年9月第1版

開本 705×960 1/16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張 8.5 插頁 2

定價: 45.00 元

前言

泉州建制一千三百多年，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比屋弦誦，人文為閩最”，素稱海濱鄒魯、文獻之邦。代有經邦緯國、出類拔萃之才，歐陽詹、曾公亮、蘇頌、蔡清、王慎中、俞大猷、李贄、鄭成功、李光地等一大批傑出人物留下了大量具有歷史、文學藝術、哲學、軍事、經濟價值的文化遺產。據不完全統計，見載於史籍的著作家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著作多達三千七百三十九種，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種，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種，元代二十一人四十種，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種，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種；收入《四庫全書》一百一十五家一百六十四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五十六家七十四種，《續修四庫全書》十四家十七種。二〇〇八年國務院頒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屬泉人著述、出版者十三種。

遺憾的是，雖然泉州典籍贍富，每一時代都有一批重要著作相繼問世，但歷經歲月淘汰、劫難摧殘，加上庋藏環境不良，遺存至今十無二三，多成珍籍孤本。這些文化遺產，是歷史的見證，是泉州人民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亟待搶救保護，古為今用。

對泉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整理，最早有南宋嘉定年間的《清源文集》十卷，明萬曆二十五年《清源文獻》十八卷繼出，入清則有《清源文獻纂續合編》三十六卷問世。這些文獻彙編，或已佚失，或存本極少。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泉州成立“晉江文獻整理委員會”，準備整理出版歷代泉人著作，因經費短缺未果。八十年代，地方文史界發起研究“泉州學”，再次計劃編輯地方文獻叢書，可惜後來也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其事遂寢。但是這兩次努力，為地方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做了準備，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書目彙編。

二〇〇五年三月，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政府決定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工

作列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一項文化工程。翌年，正式成立“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着手對分散皮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民間的古籍進行調查搜集，整理出《泉州文庫備考書目》二百六十七家六百一十四種，以後又陸續檢索出遺漏書目近百家一百八十餘種。經過省內外專家學者多次論證，最後篩選出一百五十部二百五十餘種著作，組成一套有一定規模、自成體系、比較完整，可以概括泉人著作風貌、反映泉州千餘年文化發展脈絡的地方文獻叢書，取名《泉州文庫》，二〇一一年起陸續出版發行。

整理出版《泉州文庫》的宗旨是：遵循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保護和利用珍貴文獻典籍，以期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文化軟實力，爲泉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泉州文庫》始唐迄清，原著點校，收錄標準着眼於學術性、科學性、文學性、地域性、原創性、權威性，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和著名歷史人物的代表作優先。所錄著作涵蓋泉州各縣（市、區），包括金門縣及歷史上泉州府屬同安縣，曾在泉州任職、寄寓、活動過的非泉籍人氏的作品，則取其內容與泉州密切相關的專門著作。文庫採用繁體字橫排印刷，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哲學、宗教、軍事、語言文字、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領域，其中不乏孤稀珍罕舊槧秘笈，堪稱溫陵文獻之幟志。

值此《泉州文庫》出版之際，謹向各支持單位、個人和參加點校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由於涉及的學科和內容至爲廣泛，工作底本每有蛀蝕脫漏，加之書成衆手，雖經反復校勘，但限於水平，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是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教。

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二〇一一年三月

整 理 凡 例

一、《泉州文庫》(以下簡稱“文庫”)收錄對象為有關泉州的專門著作和泉州籍人士(包括長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著作,地域範圍為泉州一府七縣,即晉江(包括現在的晉江市、石獅市、鯉城區、豐澤區、洛江區)、南安、惠安(包括泉港區)、同安(包括金門縣)、安溪、永春、德化。成書下限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個別選題酌情下延)。選題內容以文學藝術、歷史、地理、哲學、政治、軍事、科技、語言教育等文化典籍為主,以發掘珍本、孤本為重點,有全國性影響、學術價值高、富有原創性著作優先,兼及零散資料匯總。

二、每種著作盡量收集不同版本進行比較,選擇其中年代較早、內容完整、校刻最精的版本為工作底本,並與有關史籍、筆記、文集、叢書參校,文字擇善而從。

三、尊重原著,作者原有注釋與說明文字概予保留。後來增加者,則視其價值取捨。

四、凡底本訛誤衍漏,增字以[]表示,正字以()表示,難辨或無法補正的缺脫文字以□表示,明顯錯字徑直改正,均不作校記。

五、凡底本與其他版本文字差異,各有所長,取捨兩難,或原文脫訛嚴重致點讀困難,或史實明顯錯誤者,正文仍從底本,而於篇末校勘記中說明。

六、凡人名、地名、官名脫誤者,均予改正,訛誤而又查不到出處之人名、地名、官名及少數民族部落名同異譯者,依原文不予改動。

七、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均加引號以示區別,並於校記中說明。

八、標點符號執行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國家《標點符號用法》。文庫點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例,一般不使用破折號和省略號。

九、原文不分段者，按文意自然分段。

十、凡異體字、俗體字、通假字，如非人名、地名，改動又無關文旨者，一般改爲通用字；異體字已經約定俗成、容易辨認者不改。個別著作爲保持原本文字語言風貌，其通假字則不校改。

十一、避諱字、缺筆字盡量改正。早期因避諱所產生的詞彙成爲習慣者不改正。

十二、古籍行文中涉及國家、朝廷、皇帝、上司、宗族等所用抬頭格式均予取消。

十三、文庫一般一冊收錄一種著作，篇幅小的著作由兩種或若干種組成一冊，篇幅大的著作則分成兩冊或若干冊。

十四、文庫採用橫排、繁體字印刷出版。每冊前置前言、凡例。每種著作仿《四庫全書》提要之例，由編者撰寫《校點後記》，簡略介紹作者生平、著作內容及評價、版本情況，說明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辦公室

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

刻趙注孫子引

宋梅堯臣評《孫子》，以爲戰國相傾之說，余則以謂，仁於用兵者，莫若孫子。其言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至軍旅卒伍，亦去爾兢兢焉。常以多殺爲戒，惻怛憫恤之意，往往見諸篇中，其猶未免乎譎詐數者，則又出勢之不得已焉耳矣！夫虎豹出山，跳踉咆吼，以呈搏噬之威。欲速除之，弓矢矛戟之用，固弗若陷阱誘殺之便。古今論兵者推孫吳，以爲武經之冠，非過論也。修業堂窪田先生，藏明趙虛舟所注《孫武子》一部，余嘗讀之。解義簡明，引類的確，諸注家蓋莫能及也。先生潛神韜略，武技精妙，齡已逾七十，心力克壯。適值大朝振起武風，竭力訓練，以副上命，晨入暮歸，日不暇給，遂欲梓是書，以公之於世，一何其幸也。雖然，所貴於讀書者，在獲作者之心，儻學者不以孫子之心爲心，而徒殺伐討滅爲快，是豈先生改刻之本旨哉！剗剗竣功，爲弁其首。

文久癸亥冬十月昌平學儒員若山拯撰

孫子書叙

世傳孫子書，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論者稱其雄於言兵，至宋梅聖俞評其爲戰國相傾之說。噫！是固然矣。獨不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乎？”今方內無事，士大夫褰衣緩帶，侈口譚性命，脫一旦羽檄交馳，自非材官蹶張，劍客奇俠，緩急將安賴焉？由此而觀孫武之兵法，未可以孫武廢也。楚故疆國，將材號前茅，年來銳氣銷於紉綺，奕毳茸乎尺籍。洞庭青草，竊伏修蛇，槃瓠廩君，包藏封豕，尤非可晏然忘武服之地也。不佞雖軍旅未學乎，居常蒿目腐心，與諸司圖未雨之備久矣。比於梁李官處，得看薊遼舊刻孫子書，乃出自吾同邑人趙虛舟所校者，章句有解，解有引類，解之使意顯，引之使事覈。余因而卒業，見其精切詳明，不忍釋手。趙君不知何時人，聞之爲草澤士也。彼擔一爵，猶然以匹夫懷世慮，肆力是篇，其貽人國之安。吾儕責在封疆，寧能諱兵不譚，計反出趙君下也！雖然，其所疏者法也，而非其所以法也。書中如所謂“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此猶規矩中之巧，亦惟孫子能自得之耳。而謂書盡言，言盡意，是耶非耶？語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繇縵知弦，繇弦知的，要以得心應手。兵亦有然，則茲書豈可少哉！余觀武子後，若臚、起、韓、白，善兵者非一家。惟諸葛武侯之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岳武穆之觀敵知所始，制敵去所恃，闔闢變化，與孫子符。余於武侯、武穆取其忠，於武子取其法，精武子之法，而本之以武侯、武穆之忠，即無列壘、無留行，爲飛將名將焉可也。此不佞鋟孫武書，與二忠集并行於楚意也。業武者，人各誦習茲編，庶幾楚多干城，異日足當緩急之用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敕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
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江郭惟賢撰

重刻孫子書序

天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文爲之經，而武爲之緯也。自舜格有苗，不廢干羽之舞，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蓋重致意焉。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至夾谷之會，文事武備，豈誠軍旅未學。我國家疆理區宇，即置衛各所，班諸武功，爵箕裘世業，與郡縣分土而治，聊事而官如錯綉。然諸郡國三年一舉士，司馬門都試之，幾與文士并重。然而韜鈴之士，干城之將，寥寥不幾見。未能偕藹藹古人，維天子使，則官師之教不先，而父兄之養未至也。匪耕曷獲，弗狩曷獲？坐令志溺於紈袴，而業荒於嬉游，此有識所爲嘆惜也。歲乙未，希宇郭先生假節鉞鎮湖湘，時方泰寧，不忘武服，亟取不佞笥中孫子書付之剞劂。嘉與材官良家子，共圖誦習，以備緩急。不佞校讎隱括，無復訛謬，稱善本。越廿歲，濫膺全楚封疆之寄，則草澤之雄，操舟弄兵，斬關越城，而發巨室之藏者，所在見告。西南夷生齒繁盛，乘脫巾之變，亦有中行說爲之畫計。憑陵劫略，幾無虛月，修蛇封豕，非復伏藏時矣。不佞追惟往事，物色前刻，化爲烏有，遺書在焉，不勝簪履之念。屬鄖守若理，覆刊成書，視前加精，頒示諸材官良家子，以廣郭先生之志。夫韓楚王泚水之陣，奇絕千古，尚謂此在兵法，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岳鄂王亟稱之，猥云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英雄欺人，非通論也。楚固多材，武士誠誦法是書，益其機智，桓桓赳赳，分符乘障，布列有位，何畏乎有苗，何患乎寇賊奸宄，藉以佐文明之治於不衰可也。

鄖守朱之臣蜀成都人，郭理化豫章萬安人。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敕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
黎平等處地方都院右僉都御史保定梁見孟撰

目 錄

刻趙注孫子引	1
孫子書叙	2
重刻孫子書序	3
卷一	1
始計第一	1
卷二	14
作戰第二	14
謀攻第三	19
軍形第四	30
卷三	35
兵勢第五	35
虛實第六	40
軍爭第七	51
卷四	60
九變第八	60
行軍第九	68
地形第十	76

卷五	86
九地第十一	86
火攻第十二	103
用間第十三	108
孫子十三篇注解後序	117
孫子考	118
校點後記	119

趙注孫子十三篇卷一

始計第一

始計者，謂興師起事之初，先當審己量敵，而計其勝負之情也。取勝於廟，而後取勝於野；取勝於心，然後取勝於兵。計之不熟，而以己之短，當人之長者，則未戰而先敗矣。故孫子以《始計》爲首，其所計有五：君道也，天時也，地利也，兩君之將也，兩將之法也。此五者，勝負所定之大本也。內計五事，皆無不利，然後乃擇將吏，以任其事。將吏既得，然後乃詭設形勢以助之於外。本末兼盡，體用俱全，師出有功，不待言矣。是則概而觀之，雖得人和，而天時、地利二者或一失焉，不可也。雖得天時、地利，而節制、權謀二者或一失焉，則亦不可也。固非用兵之難乎？後世好兵者，以易言之，但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則其爲不智也明矣。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宗廟社稷所繫，故爲大事。此首篇以計爲始，孫子開卷輒致丁寧者，蓋欲其爲君與將者，不可不臧其謀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經猶言本也，如《中庸》所謂九經。校，相較比也。計者，多寡之數也。言出兵之初，當先以五事爲主，相較彼我之間，孰爲得失，以卜勝負之情。五事得之全者，則知其必勝；五事不及於敵者，則知其必敗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此五事之目。道者天之所助，故天次道；地可避而天不可爲，故地次天；將可學而地不可能，故將次地；有善將則有善法，故法次將。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以下詳五事之說，言使其民體君之意，從君之命，與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則爲有道之君也。或曰：“聖賢用兵之所恃，亦不外此。孫子之言，蓋與之吻合。”愚謂道有王霸之異，其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曰省刑罰，薄稅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此王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親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與之生死，何畏之有？其曰仁言以人民心，私惠以悅民意，厚戰士之家，急有功之賞，哀死而問傷，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驩虞喜悅，趨事敵愾，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亦與之同生死而不畏危也。孫子詭譎之學，其所謂道，蓋兼王霸而已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陰陽以天象言，不但天時之孤虛旺相，凡星雲風雨之變，可以驗兵家之勝負者，皆是也。寒暑以時令言，二者於時有宜與不宜。不宜興兵而犯之，爲失其時制也。或曰：甲子不可興師，而武王用以勝紂；歲星在東井，而漢高用以滅秦，陰陽之不足信如此。尉繚子亦曰：“天官日時，明將不法，暗將拘之。”何孫子反欲以此而相較耶？愚謂以順討逆，以仁伐暴，自有人和之理勝之也，故謂之造命。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徒恃强大之力，而興兵結怨者，如之何其可不畏耶！彼尉繚子之言，蓋爲臨敵接戰，拘忌疑惑，自搖衆心者之誡。若師旅未集，方畫計於廟廊之初，因天時不順，能止而不果，顧不爲可貴哉。是則孫子之言，終不可忽。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凡所由所至之路，安營決戰之處，皆地也。此八者，特言其大概，詳見行軍、地形、九地諸篇。張預曰：“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騎步之利；知廣狹，則能度多寡之用；知死生，則能決去就之宜。”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達人之情，見事之微，詐不能惑，讒不能入，應變無常，轉禍爲福，此將之智

也。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賞不私親，罰不避貴，此將之信也。知人饑渴，同人勞苦，問病戚容，撫傷出涕，此將之仁也。見機則發，遇敵則鬥，陷陣必入，被圍必出，雖危不懼，雖敗不挫，此將之勇也。軍政整齊，號令如一，三軍畏將而不畏敵，奉令而不奉詔，可望而不可近，可殺而不敗，此將之嚴也。五德皆備，然後可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古制軍之法，五人爲伍，五十人爲隊，二隊爲曲，二曲爲官，二官爲部，二部爲校。曲制、官道，蓋言其伍法也。用兵以伍法爲先，觀彼我所主用之法，而勝負自見矣。張賁曰：“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義。”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道者，營陣開闔，各有道徑。主者，管庫廩養、職守掌其事。用者，車馬器械須用之物。”其說雖未必合乎孫子之意，要亦不失爲行兵之事，故并存之。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能以五者觀人，又能以五者自照，是知之者也。五者，蓋古人之所常言，故有耳莫不聞。然智愚戒忽，各因乎人，故有知不知之異焉。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此以下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之曰者，心口相語，計而較之之辭也。敬天勤民，用賢尊親，有漢高、光武之度，有唐太宗、周世宗之略，則爲有道之主。奸紀亂政，妨賢虐民，居莽、操篡竊之位，動深寇無名之師，則爲無道之主。以有道而加無道，謂之曰討，曰誅，曰官兵，曰義旗，有必勝之理。以無道而加有道，謂之曰逆，曰亂，曰虜，曰賊，有必敗之理。天下勝負之大校，豈有不在於主君一人之身乎？

引類

韓信謂漢王曰：“臣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羽喑啞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劓，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遇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犯，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韓信之校兩主也。

將孰有能？

智足以料敵，信足以令衆，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嚴足以肅政，五者俱全，是謂有能之將。或偏暗拘礙，動失事機，而短於智；或淺躁無常，號令反覆，而短於信；或殘刻暴虐，不得人心，而短於仁；或柔懦畏怯，進退猶豫，而短於勇；或驕縱怠惰，政事廢弛，而短於嚴。五者有一，皆爲無能之將。以有能而當無能，則如孫臏之算龐涓，孔明之取孟獲，有勝而無敗也。以無能而當有能，則如龍且之遭韓信，趙括之遇白起，有敗而無勝也。然則三軍勝敗之大機，豈有不在主帥一人之身乎？

引類

賈詡謂魏文帝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士卒，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乎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故舉無遺策。臣料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此賈詡之校兩將也。

天地孰得？

國無災變，福星所守，是謂得天。居國上流，形勢險固，是謂得地。

引類

涼禿髮傁檀交替攻沮渠蒙遜，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固。”傁檀怒，鑠而行，既而蒙遜來拒，戰大敗。此傁檀不得天時而敗也。曹操東下伐吳，周瑜謂孫權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多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

而操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遂遣瑜與劉備并力逆曹公，敗之於赤壁。此曹操不得天時地利而敗也。馬援討武陵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噪，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涕泣。此馬援不得天時地利而敗也。

法令執行？

不令之進不敢進，不令之退不敢退。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大夫死行列，此法令行也。

引類

韋雲起護突厥兵以討契丹，啓民可汗發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而行，聞角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此雲起之法令行也。封常清爲高仙芝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詮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出。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過輒閉之。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爲留後使，郎將何無禮？”因叱之曰：“須擊之死，以肅軍容。”勒杖六十而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門下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謝，於是軍中服慄。此常清之法令行也。

兵衆孰強？

驍勇健鬥，騎射兼長。堅陣而立，如山之不可犯；突擊而至，如火之不可當，強之謂也。

引類

馬隆討樹機能，募能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